

当我访问故乡的时候
很多以前的梦都已荒蕪
那些被时间忘却的人儿
却藏匿在那偏僻的去处。

任凭幕布一次次起落
台上更换了多少布景
那坐在包厢角落的老人
还在酣睡，没有惊醒。

当我独对着冷漠的群峰
酒杯倾侧，心儿微醉
我感到在我灵魂深处
那五百年前的幽灵仍在沉睡

我的心透过飞溅的瀑布
透过碧草遮掩的岩石缝隙
透过游曳的鱼儿和泥沙
寻找祖先留下的遗迹。

在那为林莽阻断的山谷深处
在那不见天日的寂寞的湖上
古代号角遗落的声音
还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有时会触动时间的记忆
在些风雨交加的夜晚
远处传来刀枪撞击之声
烈马狂嘶，人们垂死的叫喊。

也许在一块陡峭的岩石前
在一棵被雷击毁的枯树干下
你会模模糊糊地听见
什么人在说着费解的话。

让海水沉落露出山峰
让热带的密林化成沙漠
在那命运辗转的途中
我的机会在瞬息间错过。

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